

CD/PV.64
28 February 198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
于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本亚米纳先生

阿根廷:

杜蒙特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贝姆先生

威克斯女士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西马德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中国 (续) :

杨虎山先生
骆忍石先生
梁德风先生
葛绮云女士
徐留根先生

古巴 :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女士

捷克斯洛伐克 :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及 :

沙费伊先生
巴拉代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赫德尔先生
格拉辛斯基先生
登布斯基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拉班先生

伊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塔利安尼先生
莫莱诺先生
弗拉特希先生
德卢卡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岩波先生
石井先生
官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奥卢莫科先生

阿圭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马克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巴希尔先生

秘鲁:

奥利奇·蒙特罗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帕奇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埃内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方塞卡先生

瑞典: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扎尔金先生

乌斯季诺夫先生

丘连科夫先生

克柳金先生

科尔涅延科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阿克洛夫斯基先生

卡尔弗特先生

麦克唐纳先生

默里女士

萨尔加多先生

桑切斯先生

弗勒德女士

苏肯先生

委内瑞拉:

穆希卡·德阿达梅斯夫人

南斯拉夫:

乔基奇先生

扎伊尔: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马克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巴基斯坦代表团热烈祝贺阁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处在重要的时刻，担任本机构的主席。请容许我借此机会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欢迎您担任加拿大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又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第一个重要的月份的主席，特别是在履行您的职责时，我们保证同阁下全力合作。鉴于加拿大坚定地支持裁军的目标和您自己的杰出贡献，巴基斯坦相信，委员会将能以建设性的和积极的态度开始它的工作。

巴基斯坦代表团也希望对阁下的前任，尊敬的缅甸吴苏莱大使所做的杰出工作表示钦佩和衷心的感谢，他的耐心、坚定和外交才干，成功地解决了本委员会在去年会议的最后阶段所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这些成果的取得，为继续开展我们的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基础。

巴基斯坦一贯认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和贡献，要想取得裁军的真正和普遍进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中国回到它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席位一事感到非常满意。中国的积极参加，不仅提高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性，而且也促使委员会能在达到裁军的目标中起恰当的和有效的作用。

去年八月结束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由于在一些优先问题上，特别是全面禁试条约和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上未能取得进展，有些令人失望。但也有一种期望。经过长期谈判，超级大国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使我们相信，主要在他们之间进行的其它有限谈判也能取得进展。因此，有希望最后为达到裁军特别联大普遍同意的裁军目标，取得具体的和实质性的成就创造条件。

在进入一九八〇年代之初，我们开始举行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对裁军来说至少是个阴暗的局势。之所以出现这种局势，是因为“裁军的主要目标”之一，用《最后文件》的话来说，就是消除“在国际生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遭到了一个主要大国的严重违反。在特别会议上，成员国所强调的裁军的最首要“原则”，即特别重要的是，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预他国内政，国际边界不容侵犯，被毫不留情地取消了。

(马克先生，巴基斯坦)

《最后文件》第34段称：

“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彼此都有着直接的相互关系。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败对其他领域都会产生消极效果。”

很明显，由于对和平共处、缓和政策、大肆宣扬的赫尔辛基会议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所作的誓言而造成的大国之间的互信的气氛已被破坏。这种互信，很清楚，只有通过行动来证明各方都准备遵守国际行动准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才能得到恢复。

目前超级大国之间这种紧张气氛肯定会对裁军有损害。尽管当前的事件引起了怀疑，两个超级大国仍然对防止另一次军备竞赛，争取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取得实质性进展负有特别责任。巴基斯坦代表团注意到，超级大国之间和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就要继续进行或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在这方面，巴基斯坦代表团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最近事态的发展已经妨碍了早日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我们仍然认为，尽管有不足之处，双方仍应尽早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同时，他们应严格遵守该条约中已取得协议的那些限制，这符合超级大国的利益，也符合一个更明智和更安全的世界的利益。

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在今天，这些大国同不结盟以及第三世界多数小国和中等国家之间建立这种信任，也是同等重要的。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威胁经常是由世界一些地区的冲突和紧张引起的，这些地区往往远离两个超级大国政治和军事对峙的传统中心——欧洲。由于一个或另一个主要大国的卷入，以及地区性强国的侵略和扩张阴谋，如以色列和南非；在中东、南部非洲和东南亚的冲突继续在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最近几周来，在东南亚地区大国的对峙突然加剧了。阿富汗这个主权和独立国家被一个超级大国的军队所占领。这种占领和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继续存在是整个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它受到联合国一百零四个会员国以及最近举行的伊斯兰国家会议的正当谴责。占领阿富汗不仅粗暴地违反了国际行动的准则，而且为大国施加压力的概念开辟了新的不祥的前景。这种行动为危害小的不结盟国家的继续存在开创了一个先例。

(马克先生，巴基斯坦)

伊斯兰外长会议的特别会议于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伊斯兰堡举行，以审议外国占领阿富汗的后果。会议一致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的苏联军队。它暂时取消了阿富汗的伊斯兰会议成员国的资格，并促请所有的国家和人民支持阿富汗人民“为捍卫他们的信仰、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恢复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正义斗争。

一年前，巴基斯坦代表团在本委员会一次发言中曾说过，世界的稳定不能单靠战略军备相互威慑的均势来保持，而必须同时在世界各个敏感地区保持相应的均衡。多年来，巴基斯坦曾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必须保持南亚和西南亚地区的军事均势。十多年前在这一地区存在的均衡，已被一系列的危机、被一些国家大量的军事引进和拒绝给别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以防御能力而逐渐地破坏了。

由于一个超级大国派军队进入阿富汗，这种局势便进一步严重地加剧了。所以，这个地区的国家很自然地要取得保障自身安全的手段，巴基斯坦也不例外。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强调必须“保证每个国家安全的权利……”。但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为自己取得十足的安全，而拒绝给予其他国家最起码的安全。在《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巴基斯坦愿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它的邻邦发展友好关系；巴基斯坦不想与任何国家敌对或对峙。

尽管巴基斯坦对最近影响我们地区的事态发展表示深切的关注，我们仍坚持通过裁军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毫无疑问，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就其议程的主要项目取得具体进展方面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但是，巴基斯坦相信，委员会可以建设性地接受这一挑战，确实地为消除世界紧张和向裁军目标前进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通过推动一项“保证对无核武器国家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定对促进裁军和国际安全作出重要贡献。十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无核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易受核攻击或核讹诈的威胁。

在一九七九年会议期间，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了几项关于核国家承担义务对无核武器国家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提案。委员会中总的倾向是要将这种义务包括在一项国际公约中，这一倾向又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上届

(马克先生, 巴基斯坦)

联大会议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巴基斯坦代表团仍然认为, 一项保证对无核武器国家不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是最适当的形式。关于这种保证的性质和内容, 我们认为, 要使保证有效和可信, 就应象中国的声明中所提的那样明确和无条件的, 中国已保证对无核武器国家永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同时, 巴基斯坦也考虑到了主要核大国的困难, 经过长期谈判, 我们已把词句改成载在巴基斯坦代表团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公约草案第一章内的那种提法。这一提法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为核武器国家承担一项共同商定的义务构成了一个最合适的基础。巴基斯坦代表团希望去年为这个项目而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将能恢复并立即继续工作, 以便尽快就这一项目签订一项国际协定。

巴基斯坦认为, 委员会应按《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为在核时代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作出不懈的努力。最近的发展表明, 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还不足以使无核武器国家得到可靠的免受核威胁的安全保证。今天, 几个无核武器国家正在受到某些核大国的威胁, 包括含蓄地暗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此外, 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 核威胁也可能来自现在还未正式被承认为核武器的国家。我们以极其关切的心情获悉,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南非附近的地区内进行了核爆炸, 这预示着另一个准核武器国家的出现。那些反对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所有非洲国家都可能是南非核威胁或核攻击的受害者。阿拉伯国家也感到以色列的潜在核能力的威胁。

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最近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恶化, 增加了而不是减轻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责任, 特别是联合国大会责成它去处理的优先项目, 如核禁试条约和禁止化学武器。

我们希望三方关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在不久的将来能获得积极的成果。二十一国集团成员认为, 不管谈判有无进展,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立即负起责任来拟订核武器禁试条约。我们希望已能就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对这一条约开始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这一条约之前, 重要的是, 要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核试验负责的两个主要核大国应单方面地停止他们的核试验, 以此来表明他们承担防止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义务。

(马克先生, 巴基斯坦)

尽早缔结一项禁止使用、生产或储存化学武器公约也同样地重要。巴基斯坦代表团希望, 委员会立即建立一个工作小组, 明确规定其职责是草拟一项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联合国大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负起一项特别繁重的任务——就是谈判综合裁军方案。拟订这一方案是为了达到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也许可以这样说, 当前还不是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有利时刻。但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 正因为国际形势的恶化, 这才要求这一多边论坛施加某种程度的约束, 特别是对大国政策的约束。绝大多数成员国重申他们持续地、坚定地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决心, 将对这种约束给予道义上的影响。可喜的是在我们面前已经有裁军审议委员会所同意的综合方案的各“组成部分”。我们期望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及时完成这一方案, 以便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样, 本委员会能用来谈判这一方案的时间相对地来说是短促的。所以, 我们希望委员会就这一项目进行初步讨论以后, 就建立工作小组开始对综合方案进行谈判。

尽管当前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危险性, 巴基斯坦代表团并没有对未来失去希望。当前的形势鲜明地突出了支配政策、在恐怖平衡基础上的不稳定和平以及不受约束的军备竞赛的种种后果。这一切再次发出强烈的警告。如果人类要避免一场灾难性的冲突, 那么各个国家, 不论大小, 都必须根据现有的国际行动准则行事, 并逐步建立一个有效的集体和普遍安全的体系。

弗洛韦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在我开始讲话之前, 请允许我扼要地谈点个人意见。我已在本委员会的不同岗位上工作了近三年, 对在座各位代表高超的外交才干是敬佩的。所以, 当美国政府选我来接替我尊敬的前任费希尔教授时, 我感到特别荣幸。在我荣幸地同诸位相聚一堂时, 我也因能代表美利坚合众国而感到自豪。当然, 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不同见解, 但不管我们的意见一致还是不一致, 我可以保证将竭尽全力把其他国家的意见忠实地转达给美国政府, 向委员会其他成员准确地解释美国的立场, 并在可能的条件下, 为缩小或弥合这些分歧而不懈地工作。主席先生, 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们, 我热切期待着在今后的繁忙工作中同各位同事们亲密地合作。现在我开始作准备好的发言。

(弗洛韦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在我担任这一新职务之前，在二月十四日全体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借机在委员会上作了长篇和放肆的发言，其中充满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和政策的捏造和歪曲。苏联企图让我们相信，这些行动和政策是蓄意破坏限制军备和缓和国际紧张的努力的。发言对北约联盟过去二十五年来军事政策的历史所进行的描述是荒谬可笑的。仅举一例，它无视这样的事实，北约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决定中含有一个建议，即远在它们部署远程战术核力量之前，就进行限制这种武器的谈判。同苏联制订这方面政策时的遮掩和保密的情况相反，美国和北约作出这些决定的理论根据，从一开始就公开地进行了辩论。记录俱在，严肃的历史学家可以去阅读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苏联二月十四日的发言还歪曲了美国在重要的军备管制谈判中的立场。这些立场同样也有公文记录。尽管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国际紧张气氛，美国总统明确表示，美国继续对加强我们自己和国际安全的认真的限制军备措施感兴趣。例如，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总统在要求参议院暂缓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重申了将继续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目标而努力。总统致参议院的信件的全文都包括在费希尔大使二月七日的发言中，以及总统《国情咨文》的有关段落中。

苏联这一歪曲历史事实的发言对本委员会的目标起什么作用呢？很清楚，它的目的不是为推进我们这里的工作。我相信大家对苏联的真正动机是清楚的。美国深信，委员会对苏联的发言将给予应有的注意，并将继续集中精力处理我们面前的严肃工作。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我很遗憾，今天又要作一般性发言——虽然我只要讲很短的时间，然而，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对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二月十四日在委员会的发言感到惊讶和失望。我们认为，从语气方面和从它对若干国家的攻击来看，那次发言破坏了会议从开始以来保持的气氛。

虽然许多代表团在一般性发言的开头对国际局势和阿富汗的事件表示关切，但他们都说话温和，力求克制。这正是为了避免引起争论，妨碍委员会工作的进展。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一般性发言已经结束，委员会开始讨论工作安排的时候，苏联代表突然要破口大骂西方国家。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象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采用的这种手法，企图把当前国际局势恶化的责任推到若干西方国家过去几年来执行的政策上去，是经不起事实分析的。我们这些极为重视实现缓和与裁军努力的国家，对于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认为早在阿富汗事件以前，西方已采取了令人怀疑其执行缓和政策的诚意的行动这种说法，不能不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注意避免引起争论，尽快继续进行实质性工作，我们会向苏联代表提出许多问题，要他澄清对有关国家所作的极端严重的指控。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其发言中说，由于美国的倡议，北约组织去年十二月决定执行一个使战术核武器现代化的计划。他同时提议就裁减此类武器进行谈判。

让我在这里提醒你，西欧国家早在三年前就首先对苏联部署新的远程战术核武器感到关切。欧洲的忧虑，是各种有关世界和区域战略形势的因素汇集而引起的。

事实上，西欧过去几年来一直注视着苏联所有的战术核武器及其远程武器，特别是后一类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的急剧改进和增加。这种扩充使西欧面临的威胁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除了已经部署的几百个 SS-20 式导弹以外，每年还再增加五十来个，而且都是装有三个弹头的。与此同时，新的逆火式轰炸机继续在各地部署。而旧的 SS-4 式和 SS-5 式导弹，正如旧的眼罩式和獾式轰炸机，并没有因此而撤走。即使苏联的远程核发射器按照通知我们的计划，从现在至一九八五年，将在旧装备撤走后逐渐裁减，然而对着西欧目标的苏联核弹头的数目却会大量增加，而这些武器准确度的大大提高更是不在话下。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发言中几次指责西方国家争取军事优势，企图破坏各国之间保持均等安全的原则。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想扩张势力的国家。他们的结合纯粹是一个防御联盟，其军事目的不外是使一切可能的侵略者不敢动手，排除为政治目的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以便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已作出的决定目的仅在于维持现有的均衡或恢复必需的均衡。如果留意一下在几个西欧国家里，公众、政党和议会之间所进行的生动的辩论，我想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对此必然是密切注意的，那就不难了解，这种辩论并不是谋求权力和军事优势的的人民和领导人所会做的事。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苏联当局应首先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十二月向苏联提出的谈判建议。苏联当时已作出决定，部署 SS-20 和逆火式轰炸机。如果苏联在那个时候作出反应，提出类似的谈判建议，我们各国之间很可能早就建立了对话的关系。

此外，如果苏联接纳了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谈判建议，西方国家一定会按其明确的承诺，在执行现代化计划时考虑到谈判可能达成的任何结果。

比利时及其盟国一定不遗余力地谋求实现具体裁军措施，使我们各国能够以较低的代价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希望苏联将尽快对十二月的提议作出答复，也希望在其他谈判领域的进展能早日把欧洲大陆带到有效裁军的道路上。

戴维·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的近邻，查尔斯·弗洛韦雷大使首次参加我们的正式会议，因而我在发言以前，愿向他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过去他同我们一起出席过几次会议了。他在裁军问题上经验丰富，我们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我相信，有他参加我们的工作，对本委员会一定极有助益，我们期待着同他一起工作。同时我要对刚回来的马克大使表示欢迎。

主席先生，我在委员会的二月七日发言中，曾提请注意以下这一事实，即我国同其他北约盟国于去年十二月初支持一些仔细拟订的、全面的军备管制建议，以确保欧洲地区将来在远程战术核力量方面取得更好的平衡。十二月提出的这一建议，其目的在于推动谈判。将盟国战术核力量予以现代化的建议是那次所预告的长期安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建议在一九八三年以前根本不会开始实行。

虽然我和其他西方同事都指出北约没有取得所谓“核优势”的打算，但华沙条约国家的发言者却对我们进行一连串的猛烈攻击，他们不顾一切事实地硬说北约一味要进行新的军备竞赛。

西欧核军备的现有和未来部署情况已经为众所周知。由于西方社会的开放性，这些部署情况在西方国家和西方以外国家受到了充分讨论和辩论。这是有帮助的，因为除非能对形势进行公开讨论，否则我们在建立信任和加强安全方面就永远不会取得进展。然而，我要指出，东欧的军事部署情况就不这么容易让人了解了，而华沙条约国家的未来计划更加令人莫测高深。

我们相信，只要研究一下公开材料就会发现当前欧洲的形势是华沙条约国在战

(戴维·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术核武器方面占了优势。优势是大是小，依所作假设而定，但无疑是在增长中。所以，我们不能同意那种北约同盟国家在争取“核优势”的说法。

在这种背景下，我想特别提出一点，以纠正委员会上的一些说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尊敬的代表在二月十二日的发言中提到了一份题为《军事平衡》的年刊最新一期上的一篇分析。这一出版物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公认是非官方分析家们评价全世界军事平衡状况的一份权威性刊物。我刚才提到的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发言中说，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估计，“欧洲在中程核武器方面是平衡的”。这与该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并不十分相同，而且研究所也不是这样说的。我要引用的它们真正的说法是“北约和华沙条约之间的现有战术核力量非常近乎平衡……”，这大概就是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所指的那段。但他未能指出，我所读的那句话后面继续说“虽然这种情况正向有利于华沙条约的方面转化”。也就是说，这一平衡正在转向不利于西方的一面。

我要补充一句，由于国际战略研究所去年九月发表的这一研究结果曾多次被断章取义地引用，研究所乃于十一月八日发布一新闻稿加以澄清。任何人肯仔细阅读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的《军事平衡》和研究所发布的澄清声明的话，就会对形势有清楚和准确的了解。

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委员会应本着建设性精神来继续进行其工作，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所有成员国都具有在裁军和军备管制领域中取得具体成果的政治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为谈判准备条件，并帮助各国更好地了解迄今仍在防碍取得进展的难题。正是从这点意义上，我想对苏联代表二月十四日的发言作出答复，他在发言中对西方国家提议就远程战术核力量进行谈判的诚意表示怀疑。

我想提一下我二月七日在这个委员会上的发言，并回顾一下我的几个论点。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鉴于苏联在中程核武器方面的优势日益增长，北约组织成员决定了必要措施，以确保防御和威慑兼顾的政策。他们同时又建议，在新武器系统将于三、四年间实际部署以前，双方先在对等和均势的基础上，就这些新武器系统的限制进行谈判。西方盟国愿意就双方的中程系统加以限制直到最低水

(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平达成具体协议。如果苏联当初在引进 SS-20 式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之前按照这个办法行事，则中程核武器系统的问题今天势将完全不同。”

“十二月十二日和十四日，北约组织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反映了西方国家愿意继续遵循建设性的军备管制政策。这些建议包括关于限制战术核力量的谈判，关于就相互均衡裁减军队谈判提出临时进度报告的谈判，关于在欧洲进一步发展建立互信措施的谈判。这些建议仍然有效。现在，谈判的另一方必须作出建设性的答复，特别是关于战术核力量问题的谈判。”

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下：西方提出就远程战术核力量进行谈判，是十二月十二日和十四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一致通过的、关于一系列军备管制谈判的综合性建议的一部分。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个旨在限制中程系统方面取得具体和均衡成果的建设性建议，不会只引起一场争辩。要是我们能立即并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就进行谈判，这对促进稳定和缓和确实具有重大意义。每过一个星期，谈判的时间就少一个星期。请允许我补充一个事实，美国的远程战术核力量要在一九八三年才能部署，而苏联目前已每星期在其武库中新增加一枚 SS-20 导弹。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话，与我的英国同事所说的话，会有助于华约国家的同事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建议中所提供的难能可贵的机会。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其议程上的议题。

我们希望，为了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有可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通力合作下，开始从事建设性的工作。正如我在二月七日的发言中提到过的，现在我再引用一下：“世界舆论将以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具体结果来评价委员会。”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前几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团再次谈到当前国际形势问题，并表达了他们对引起这一形势的原因的看法。在今天的会议上也有这样的发言。委员会关心当前国际形势问题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裁军工作的进展当然取决于各国之间关系如何发展和国际缓和的加强。关键在于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问题要有一个客观的和正确的估计。

在这方面，我愿提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注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先生于一九八〇年二月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二十二日对苏维埃选民发表的演说，该演说对本委员会讨论过的、引起国际社会不安的许多问题作了回答。这一重要演说称，国际生活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奉行的和平政策，以及他们为缓和和减少世界核导弹战争威胁所作的共同斗争。保证人类和平的未来，主要靠这一斗争。

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主动，以及他们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采取的联合行动的结果，国际论坛、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过去十年中（被正当地描述为缓和的十年）通过了加强和平和限制军备竞赛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以及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最重要的谈判。他们关于裁军问题和国际合作的具体建议，构成了保障我们时代和平的广泛、有远见和现实的方案。为实现这一方案，我们将努力进行不懈的斗争。

不仅苏联人民，而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已经摆脱殖民主义压迫和正在从事建设新的独立的生活这一艰巨任务的人民都需要和平和缓和。对他们来说，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需要持久和平、严格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民的权利、以及在真正平等权利基础上的国际关系。

和平的加强与人民解放斗争的成就，是不符合帝国主义战争贩子集团和他们忠实追随者的口味的。看看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互利交往的发展、对赫尔辛基全欧安全会议的成功、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击败干涉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胜利是如何反应的吧！苏联代表团在其二月十四日的发言中，用真实材料说明，几年来，美国及其一些盟国是怎样采取步骤破坏缓和，加剧国际形势，建立北约国家对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事优势。委员会的成员们会记得，我们是根据事实、根据原始资料、包括西方的原始资料来讲的，今天没有一个发言能驳倒它。同一路线的明证就是挑起各种冲突，煽动难以想象的反苏歇斯里的，并将其带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来。在这一片叫嚷声中，美国想在中东、近东国家和非洲国家建立并已开始建立军事基地网。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其演说中详细解释了阿富汗事件的真正本质和苏联对那个国家的立场。他对形势讲得很清楚：

“只要对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完全停止了，我们就准备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撤军。只要美国和阿富汗的一些邻国作出保证，苏联军事援助的必要性就不复存在了。众所周知，阿富汗政府曾明确声明，它打算与它的邻国，特别是伊朗和巴基斯坦，保持和平与友好的关系。”

我们从缓和已深深扎根这一立场出发来估价当前的国际形势。各地的人民，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管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都认识到安定和平的生活和有利的贸易的好处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生活在缓和条件下的好处。苏联反对战争歇斯里的和军备竞赛“主义”，支持争取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持续斗争主义。在一九八〇年代，正如在一九七〇年代，苏联主张加强而不是破坏缓和，主张削减而不是扩充军备，主张人民间和睦相处和相互了解而不是人为地制造疏远和敌意。

鉴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演说非常重要，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刻分析，苏联代表团想将这一演说的主要部分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散发。

当然，苏联代表团不能无视今天的发言。我首先要答复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发言。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样，在本委员会前几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对一些类似的反苏捏造曾予以恰当的答复，揭露了他们要加剧国际局势、包括近东局势的真正动机、目的和原因。我仅想指出这样的事实：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指使下，对阿富汗的干涉是来自巴基斯坦领土。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最近进一步试图将巴基斯坦变为紧张地区，变成扩大干涉的中心，这是很令人担心的。

在这方面，我希望提请大家注意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的讲话。在他最近访问印度期间的讲话中，曾提到：“如果巴基斯坦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它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只会破坏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它的利益要求加强其独立并和所有邻国保持友好关系。”

北约国家集团今天也讲了话，我们将仔细予以研究。但我愿初步做几点评论。在本委员会工作开始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在开幕那天做的第一次发言中，呼吁进行建设性的谈判。之所以这样做，是从围绕这个会议桌而坐的四十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代表对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原因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出发的。自然苏联过去和现在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们不想强加于任何人，相信其它代表团也会采取同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样态度。我们吁请所有代表团都这样做。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们对比利时昂克林克斯大使的发言至少是感到吃惊，他发现在一般辩论的发言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都非常适度，每个人都“说话温和，力求克制”。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摘引辩论刚开始时一个代表团的讲话。那个代表团指着苏联硬说，它“大力推行迂回包抄欧洲的战略，一面在亚非拉许多地区加紧进行侵略、干涉和颠覆活动，从策划代理人战争，制造政变、培植傀儡政权，直至亲自出兵，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等等，等等。这是讲话者对所指的那个问题的诬蔑和含沙射影攻击。这还不是发言中仅有的肮脏措词。比利时大使先生，难道你也称这是“温和的”发言吗？当然，一些人可能习惯于听这种对他们国家含沙射影的攻击，但苏联代表团从来不会对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不作回答，现在也无意这样做。我们在“程序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了警告，提请大家注意这种不能令人接受的发言，并呼吁所有代表团不要将对抗气氛引到委员会的工作中来。不是我们挑起了这种争论，但我们并不怕它。

是的，许多代表团在坚持他们自己观点的同时，尽量不引起对抗，我们感谢他们这样做。但主要由中国、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组成的一个国家集团则选择了对抗的道路。非常明显，在上述那些国家的鼓动下，委员会内出现一种倾向，即将裁军谈判委员会从进行谈判引导到去讨论那些与委员会工作无关的问题。正是这些代表团要对不能进行可以导致积极成果的建设性谈判负责。

怎么可能，一方面发言表示愿意进行建设性合作，而同时又容忍对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进行疯狂的攻击呢？如果大家有进行谈判的真实愿望，那就让我们避免涉及那些不属于本委员会职权范围内问题。但只要反苏攻击继续下去，我们就将给他们以应有的回答。

我们还没有机会研究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涉及他们国家军事政策的某些问题的发言全文。我们将予以研究并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虽然他们提出的某些问题与我们委员会的议程并无直接关系，我们也许可以就与军事政策和裁军问题有关的一些问题平静地交换意见。我们保留在今后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上再次谈论这些问题以及阿富汗“问题”的权利，因为一些代表团顽固地和不厌其烦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地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不断地强加给委员会，有些代表团，以中国代表团为例，竟对此问题两次发了言。

在委员会会议开始的时候，苏联代表团曾表示担心，某些不希望对裁军进行严肃谈判的国家集团可能寻找借口阻止委员会完成其任务。不幸的是，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贾米希德·马克先生（巴基斯坦）：我对再次要求发言表示歉意，但我感到有必要就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刚才的讲话中提到的某些事实正式记录在案。他说，正是从巴基斯坦领土上对阿富汗进行了干涉。

我希望本委员会明确地写入正式记录，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没有进行任何作战行动，而且除了正常的外交和商业代表机构外，在巴基斯坦没有美国和中国人员。这正象苏联在巴基斯坦的人员一样。

另一方面，有五十万阿富汗公民惊慌地逃离了他们自己的国土。根据伊斯兰的传统，他们将作为难民，受到、并将继续受到款待，直至他们不幸的国土上出现的和平条件允许他们返回阿富汗为止。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认为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马克大使的发言是进一步邀请我们讨论阿富汗“问题”。我不认为他想将这一“问题”包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中，但我可以响应他的呼吁，并将在必要时引用一些能证实苏联代表发言的有关事实。

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代表团要发言，我认为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到此结束。我建议在此立即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几项同我们进一步工作有关的事项。

中午十二时散会

×× ×× ×× ×× ××